



冰  
心  
选  
集

(下)

# 冰心选集

江南大学图书馆



11141077

燕  
錫  
教  
育  
學  
院  
圖  
書  
館  
藏  
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目 录

## 散 文

|                    |     |
|--------------------|-----|
|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    | 3   |
| 我做小说, 何曾悲观呢? ..... | 5   |
| 我 .....            | 8   |
| 除夕的梦 .....         | 9   |
| 五月一号 .....         | 11  |
| 梦 .....            | 14  |
| 笑 .....            | 16  |
| 往事(一) .....        | 18  |
| 往事(二) .....        | 37  |
| 寄小读者 .....         | 63  |
| 绮色佳 .....          | 167 |
| 《幻醉及其他》序 .....     | 169 |
| 南归 .....           | 171 |
| 《冰心全集》自序 .....     | 198 |
| 胰皂泡 .....          | 209 |
| 记萨镇冰先生 .....       | 212 |
| 摆龙门阵 .....         | 218 |
| 默庐试笔 .....         | 221 |
| 力构小窗随笔 .....       | 225 |

|             |     |
|-------------|-----|
| 悼沈骊英女士      | 232 |
| 我的童年        | 236 |
| 我的良友        | 241 |
| 无家乐         | 250 |
| 丢不掉的珍宝      | 254 |
| 樱花赞         | 259 |
| 一只木屐        | 264 |
| 追念振铎        | 266 |
| 老舍和孩子们      | 270 |
| 腊八粥         | 275 |
| 我的故乡        | 277 |
| 回忆“五四”      | 285 |
| 从“五四”到“四五”  | 290 |
| 追念闻一多先生     | 297 |
|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 300 |
| 我的童年        | 303 |
| 追念罗莘田先生     | 313 |
| 童年杂忆        | 316 |
| 我到了北京       | 324 |
| 祖父和灯火管制     | 329 |
| 我的中学时代      | 331 |
| 悼念林巧稚大夫     | 333 |
| 我家的对联       | 337 |
| 我入了贝满中斋     | 340 |
| 我的期待        | 347 |
| 我的祖父        | 350 |
| 我的父亲        | 353 |

|                   |     |
|-------------------|-----|
| 童年的春节·····        | 356 |
| 伏枥杂记·····         | 359 |
| 绿的歌·····          | 367 |
| 霞·····            | 369 |
| 我的小舅舅·····        | 370 |
| 我的大学生涯·····       | 374 |
|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 383 |
| 我的表兄们·····        | 386 |
| 两栖动物·····         | 389 |
| 话说“秀才不出门”·····    | 392 |
| 漫谈赏花和玩猫·····      | 394 |
| 记富奶奶·····         | 397 |
| 当教师的快乐·····       | 402 |
| 忆天翼·····          | 404 |
| 我的老伴——吴文藻·····    | 407 |
| 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 427 |
| 入世才人粲若花·····      | 429 |
| 在美留学的三年·····      | 433 |
| 我的三个弟弟·····       | 439 |
| 悼念梁实秋先生·····      | 447 |
| 我请求·····          | 450 |
| 忆许地山先生·····       | 453 |
| 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 456 |
| 我的母亲·····         | 461 |
| 病榻呓语·····         | 463 |
| 追忆吴雷川校长·····      | 464 |
| 痴人说梦·····         | 466 |

|                    |     |
|--------------------|-----|
|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     | 467 |
| 无士则如何·····         | 469 |
|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 472 |
|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 474 |
| 谢家墙上的对联·····       | 476 |
| 忆读书·····           | 478 |
| 也有想到而写不了的时候·····   | 481 |
| 怀念郭小川·····         | 483 |
| 话说萝卜白菜·····        | 486 |
| 玻璃窗内外的喜悦·····      | 488 |
| 我的家在哪里?·····       | 490 |
| 我们全家人的好朋友——沙汀····· | 492 |
| 五行缺火·····          | 494 |

|     |              |
|-----|--------------|
| 144 | 黄天石          |
| 104 | 蔡文星——看李商隐    |
| 134 | 王强南——平解排解李商隐 |
| 924 | 游苔菜入木世入      |
| 114 | 平三商李商隐       |
| 924 | 李商隐个三商       |
| 144 | 王夫李商隐        |
| 024 | 李商隐          |
| 124 | 王夫李商隐        |
| 824 | 平三商李商隐       |
| 104 | 李商隐          |
| 104 | 李商隐          |
| 104 | 李商隐          |
| 004 | 李商隐          |

# 散 文



## 二十一日听审感想

二十一日早晨，我以代表的名义，到审判厅去听北大学生案件的公判。我们一共有十一个人，是四个女校的代表。那时已经有九点多钟，审判厅门口已经有许多的男学生。以后陆续又来了好些。我们向门警索要旁听证，他们说恐怕女旁听席太仄，不过有一条长凳子，请我们举四位代表进去。我们谁也不愿意在被摈之列，就恳切对他们说，“地方如实在太仄，我们就是站着，也愿意的。”他们无法，就进去半天，又出来对我们说，“只限你们十一个人了。再来的代表可真是没有地方了。”我们就喜欢欢的进去。可怜那些后来的代表，真是不幸望门而不得入了。

开审以后的情形，虽然我也有笔记，但是各报纸上都记载得很详细，便不必我再赘了。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厅上四面站立的警察不住的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是只限于旁听人的。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采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

审判的中间审判长报告休息十五分钟。这个时候，好些旁听人，都围在被告的旁边招手慰问，原告那边静悄悄的没有一个

人。我想被告的自有荣誉，用不着人的怜悯，我们应当怜悯那几个“心死的青年”。

自开庭至退庭一共有八点钟，耳中心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到了六点钟退庭的时候，我走出门来，接触那新鲜清爽的空气，觉得开朗得很。同时也觉得疲乏饥渴，心中也仍是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

晚饭以后，我在家里廊子上坐着。墙阴秋虫的鸣声，茉莉晚香玉的香气，我也无心领略，只有那八点钟的印象，在脑中旋转。忽然坐在廊子那一边的张妈问我说，“姑娘今日去哪里去了一天？”这句话才将我从那印象中唤出来，就回答她说，“今天我在审判厅听审。”随后就将今天的事情大概告诉她一点。她听完了就说，“两边都是学生，何苦这样。”又说，“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我当时很觉得奇怪，为何这平常的乡下妇女，能有这样的理解。忽然又醒悟过来说，不是她的理解高深，这是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张妈的话，与刘律师的话如出一辙。

我盼望改天的判决，就照着他们二人所说的话。因为这就是“公道”，这就是“舆论”。

##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人个昨天下午四点钟，放了学回家，一进门来，看见庭院里数十盆的菊花，都开得如云似锦，花台里的落叶却堆满了，便放下书籍，拿起灌壶来，将菊花挨次的都浇了，又拿了扫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扫那落叶。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廊子上，一边看着我扫地，一边闲谈。

忽然仆人从外院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旧同学寄给我的，拆开一看，内中有一段话，提到我做小说的事情，他说“从《晨报》上读尊著小说数篇，极好，但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我笑了一笑，便递给母亲，父亲也走近前来，一同看这封信。母亲看完了，便对我说，“他说得极是，你所做的小说，总带些悲惨，叫人看着心里不好过，你这样小小的年纪，不应该学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关系的。”父亲点一点头也说道，“我倒不是说什么忌讳，只怕多做这种文字，思想不免渐渐的趋到消极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壮志，终久要销磨的。”我笑着辩道：“我并没有说我自己，都说的是别人，难道和我有什么影响。”母亲也笑着说道，“难道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强辩。”我便忍着笑低下头去，仍去扫那落叶。

五点钟以后，父亲出门去了，母亲也进到屋子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站到廊子上，对着菊花，因为细想父亲和母亲的话，不觉凝了一会子神，抬起头来，只见淡淡的云片，拥着半轮明月，从落叶萧疏的树隙里，射将过来，一阵一阵的暮鸦啾啾哑哑的掠月南

飞，院子里的菊花，与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显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绝妙的秋景图。

我的书斋窗前，常常不断的栽着花草，庭院里是最幽静不过的。屋子以外，四围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园林，参天的树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学归来，多半要坐在窗下书案旁边，领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脑筋。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帘卷西风，夜凉如水，满庭花影，消瘦不堪……我总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关系的，并且小说里头，碰着写景的时候，如果要摹写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许多冷涩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说，因为写景的关系，和我眼前接触的影响，或不免带些悲凉的色彩，这倒不必讳言的。至于悲观两个字，我自问实在不敢承认呵。

再进一步来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看见某君论我所做的小说，大意说：

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做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对我痛恨旧家庭习惯的不良……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就使我个人的前途上，真个有什么影响，我也是情愿去领受的，何况决不至于如此呢。



文曲星，"顯着"官貴，"黃府"官只領頭不抵，內之宙宇最明  
懸掛日不。"笑游即嘲"个官出出，"風雲雨雪"皇朝烈烈，土宇  
靜悄悄軒靜幽舞舞，文眼珠和父曲舞舞，幼小曲舞舞一君  
。丁雲曲舞前一曲舞舞，曲舞舞水衣。去面衣翅曲舞

## 我

照着镜子，看着，究竟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不是我。这是一个疑问！在课室里听讲的我，在院子里和同学们走着谈着的我，从早到晚，和世界周旋的我，众人所公认以为是我的：究竟那是否真是我，也是一个疑问！

众人目中口中的我，和我自己心中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清夜独坐的我，晓梦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钟一秒钟感到不能言说的境象和思想的我，与课室里上课的我，和世界周旋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这疑问永远是疑问！这两个我，永远不能分析。

既没有希望分析他，便须希望联合他。

周旋世界的我呵！在纷扰烦虑的时候，请莫忘却清夜独坐的我！

清夜独坐的我呵！在寂静清明的时候也请莫忘却周旋世界的我！

相顾念！相牵引！拉起手来走向前途去！

## 除夕的梦

我和一个活泼勇敢的女儿，在梦中建立了一个未来的世界，但是那世界破坏了，我们也因此自杀。

仿仿佛佛的从我和他的手里，造成了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这世界我没有想到能造成，也万不敢想她会造成，然而仿仿佛佛的竟从我和他的手里，造成了未来的黄金世界！

心灵里喜乐的华灯，刚刚点着，光明中充满了超妙——庄严。

一阵罡风吹了来，一切境象都消灭了，人声近了，似乎无路可走，无家可归。

我站在许多无同情的人类中间，看着他们的：“是的，这世界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是决不走的，我们自杀了，可好？”他们只冷笑着站在四围，我的同伴呢，她低着头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也有自杀的决心没有。

一杯毒水在手里了，我走过去拊着她的肩说：“你看——你呢？”她笑着点一点头，“柏拉图呵！我跟随你。”我抬起头来，一饮而尽，——胸口微微的有一点热。

她忽然也站起来了，看着我，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一个弓儿……可怜呵！那箭儿好似弹簧一般……她已经——我的胸口热极了。

呜咽——挣扎里，钟摆的声音，渐渐的真的了，屋里还是昏暗

的，帘外的炉子里，似乎还有微微的火，窗纱边隐隐的露出支撑在夜色里的树枝儿来，——慢慢的定住了神。

这都是哪来的事！将来的黄金世界在哪里？创造的精神在哪里？奋斗的手腕在哪里，牺牲的勇气又在哪里？

奋斗的末路就是自杀么？

为何自己自杀不动心，看别人自杀，却要痛哭？

同伴呵！我虽不认识你，我必永不忘记你牺牲的精神！

人类呵！你们果真没有同情心么？果真要拆毁这已造成的黄金世界么？

这是一九二〇年的末一夜，阳光再现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一年的开始了。

梦儿呵！不妨仍在我和她的手里实现！

同伴呵！我和你，准备着：

创造——奋斗——牺牲！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早起笔。

## 五月一号

五月一号的下午，出门去访朋友，回到家里，忽然起了感触。

是和她的谈话么？半年的朋友，客客气气的，哪有荡气回肠的话语；是因为在她家看的报纸么？今天虽是劳动纪念“工作八小时”，“推翻资本家”，在我却不至有这么深的感动呵！

花架后参天的树影，衬着蔚蓝的天，几只鸟叫着飞过去了——但这又有什么意思？

世界上原来只如此。世界上的人的谈话，原来也只如此。原来我也在世界上，随着这水涡儿转。

不对呵，我何必随着世界转，只要你肯向前走。

目前尽是平庸的人，诈欺的事。若是久滞不进呵，一生也只是如此。然而造物和人已经将前途摆在你眼前，希望的光一闪一闪的，画出快乐的符咒——只在你肯向前，肯奋斗。

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才能，惟有自己可以知道，他的前途也只有自己可以隐约测定。自己知道了，试验了，有功效了，有希望了，——接着只有三个字：向前走！

现在的地位和生活，已经足意了么？学问和阅历，已经够用了么？若还都有问题，不自安于现在的人，必要向前走！

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过这么一回事，轰轰烈烈和浑浑噩噩，有什么不同？——然而也何妨在看透世界之后，谈笑雍容的人